

被誤解千年的猛將，還能翻身嗎？

01

想當年，蘇定方也曾是令人豔羨的少年英雄。蘇定方，本名蘇烈，表字定方。年及弱冠，出身冀州豪強的他便拿起武器，與父親蘇邕一起，組建了一支數千人的軍事力量，在隋末的亂世中討伐流寇，保境安民。

那時，冀州一帶烽煙四起，勢力最強的流寇，當屬清河郡張金稱的隊伍。

出身農民階層的張金稱，是隋末山東起義軍的領袖之一。早期起兵之時，他尚抱有一絲解救百姓于水火的善心。可到後來，引用司馬光的話來說，就是“金稱比諸賊尤殘暴，所過民無孑遺”。這個表述可能有正統王朝對張金稱一夥的貶低之意，但無法否認，這個時候的張金稱已為禍一方。

隋大業十二年（616年），隋煬帝令太僕楊義臣自遼東回師，全權負責山東一帶剿匪事宜。作為當地有名的民間保安力量，蘇定方的隊伍也加入了此次清剿行動中。在楊義臣與蘇定方的密切配合下，張金稱最終兵敗身死，早早退出爭霸天下的征途。

蘇定方的父親去世後，蘇定方代領其眾，繼續維護著地方的和平與穩定。然而，逐漸席捲天下的隋末農民起義，還是將他推入了時代的浪潮之中。

經過一番兼併攻伐，河北、山東一帶紛紛歸附竇建德。

竇建德為人豪義，喜俠節，在十裡八鄉中威望甚高。與蘇定方一樣，竇建德起兵的理想也是為了保境安民。在共同理想的驅使下，兩人走到了一起，為百姓共謀福利。

在竇建德軍中，蘇定方頗受賞識。竇建德麾下大將高雅賢將其收為養子，好生培養。之後，跟隨著義父高雅賢和首領竇建德的步伐，蘇定方迅速在隋末的戰場上成長為一員驍將。

可惜時運不濟，在與唐朝爭奪天下的過程中，竇建德兵敗虎牢關。蘇定方只能追隨義父高雅賢，投身劉黑闥軍中，再舉義旗。

唐武德五年（622年）正月，劉黑闥自稱漢東王，宣佈繼承竇建德遺志，力討大唐。

劉黑闥其人正如《隋唐演義》中所描述的那樣，狡詐蠻橫，嗜賭博。羅士信（羅成的原型）、徐世績、薛萬均兄弟等皆曾折辱於其手，堪稱大唐名將的噩夢。

不過，在唐朝大軍持續進攻下，劉黑闥大軍折損十之七八，高雅賢也死于羅藝之手，以竇建德、劉黑闥為首的河北勢力徹底敗亡。

儘管在劉黑闥手下的大部分時間，出於使命的要求，蘇定方一直與唐朝軍隊為敵。但劉黑闥敗亡後，李唐方面並沒有怪罪於他。

此時，因感念高雅賢的提携之恩，小有名氣的蘇定方甘為一介平民，回家種地。

02

許是因為個人名氣，在沉寂一段時間後，蘇定方被唐朝徵用。至遲于貞觀初年，他出任大唐匡道府折衝（官階正五品下），效力軍前。

彼時，李世民已通過玄武門之變，成功謀得皇位。解決完內部矛盾後，他把目光放到了更遠的北方草原，那裡是東突厥汗國的天下。隋末天下爭雄之際，東突厥汗國曾是各路諸侯想盡辦法巴結的“大佬”，唐朝也不例外。

在東突厥可汗的幫助下，唐軍相繼擊敗了薛舉、劉武周等割據勢力，並最終建立了大一統帝國。只是，當中原天下漸定之時，如此強大的東突厥汗國未免將成為唐朝未來擴張的重大威脅。

雙方必有一戰！

貞觀三年（629年），騰出手來的唐太宗李世民終於按捺不住狂躁的內心，以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，兵發六路，消滅東突厥汗國。作為唐軍將領，蘇定方被主帥李靖選為先鋒官，統帥部分騎兵參與戰鬥。

經過數月戰鬥，唐軍逐漸將東突厥頡利可汗的部隊驅趕到了陰山一帶。在戰場形勢愈發明朗的情況下，頡利可汗提出求和，希望通過緩兵之計，為自己爭得救命時間。

此時為麻痺頡利可汗，李世民一邊命萇國公、禮部尚書唐儉全權負責與東突厥商定歸順事宜，一邊急令李靖整軍備戰——千鈞一髮之際，心領神會的李靖率領大軍壓上，並命蘇定方以麾下200騎兵先頭攻擊頡利可汗。

在月色和大霧的掩護下，憑藉以往的作戰經驗，蘇定方等人很快摸到了頡利可汗大帳。

蘇定方及其麾下騎兵大開殺戒，不多時，頡利可汗牙帳前已血流成河。慌亂間，頡利可汗翻身上馬，憑藉少數護衛的奮力衝殺，逃出了戰場。

自此，在唐軍的合圍下，東突厥大軍全線潰敗。大唐帝國佔據了陰山以北的大片土地，並從諸部首領那兒獲得至高無上的“天可汗”榮耀。

此戰後，蘇定方以功升左衛中郎將（正四品下），成為大唐帝國內一名中級軍官。

03

正所謂“月盈則虧，物極必反”。就在蘇定方滿懷信心要為大唐再立新功之際，他的仕途卻似乎戛然而止了。

從貞觀四年開始，往後25年內，蘇定方別說攢功升官，就連唐太宗朝數次對外作戰中，也難覓此員大將身影。

作為與之有相似經歷的初唐將領，程名振早年間也曾供職于竇建德軍中。貞觀年間唐太宗討伐高句麗時，程名振隨軍出戰，屢建戰功，頗受唐太宗嘉許。唯獨，同出竇建德麾下的蘇定方，史書上隻字未提。

對於這一奇怪現象，有學者指出，這可能跟唐朝文、武兩班大臣的傾軋有關。

在滅東突厥一戰中，唐儉曾作為使者“誘餌”隻身前往敵營，試圖騙取頡利可汗的信任。當李靖準備出兵之際，唐儉還未得知唐軍即將進攻的資訊，仍賣力地為大唐與東突厥友好往來盡心竭力。直到蘇定方神兵天降，唐儉才如夢初醒，僅以身還。

可想而知，唐儉逃出生天后對李靖、蘇定方等人的怨恨到底有多深。

於是，史料中便出現了御史大夫溫彥博、尚書右僕射蕭瑀等朝廷重臣彈劾李靖“軍無綱紀，致令虜中奇寶，散於亂兵之手”的記載。

乍一看，這段文字是李靖、蘇定方縱兵劫掠的“罪證”。實際上，“虜中奇寶”當指頡利可汗。匪首跑了，身為主要責任人的李靖只能“無所辯，頓首謝”，相當於默認了在這次戰鬥中，自己指揮上的嚴重錯誤。

但具備資深軍旅閱歷的唐太宗，又怎願讓這位



大唐貞元五年（789年）九月，太極宮凌煙閣。

自從上次會見了討平涇亂的名將李晟和馬燧後，唐德宗李適便有了擴建凌煙閣，為兩位元股肱之臣圖形的想法。此番前來凌煙閣，唐德宗就是為了緬懷英烈們的光輝事蹟。

隨著唐德宗步入凌煙閣，閣中名臣猛將的畫像映入眼簾：除了唐初二十四功臣的畫像，中宗、肅宗、代宗等皇帝也曾命人將國之重臣繪像于此，永世懷念。

看著凌煙閣滿牆的功臣勳賞，唐德宗不免有些悵然若失。難道真的無法恢復大唐曾經的榮光與強盛嗎？

唐德宗沒有答案。但他知道，先祖設立凌煙閣的目的，就是為了讓後世銘記大唐榮耀。

為了那股不服輸的大唐精神，唐德宗下令，除繪製李晟、馬燧兩人的畫像外，另補設25名前朝功臣勳賞繪像于凌煙閣，共受萬年香火。

在這組被史學界稱為“凌煙閣二十七功臣”的名單中，出現了蘇定方的名字。

作為曾先後滅三國、建立不世功勳的初唐將領，蘇定方被圖形凌煙閣，實屬眾望所歸。但這一幕，蘇定方無緣看見。

更悲哀的是，這名大唐猛將生前被誤解，死後則長期被“醜化”。但求歷史給個公平足矣。



“大唐戰神”就此沉淪呢？關鍵時刻，唐太宗站出來為李靖解了圍，稱：“隋將史萬歲破達頭可汗，有功不賞，以罪致戮。朕則不然，當赦公之罪，錄公之功，加封李靖為左光祿大夫，賞賜綢緞千匹，增加食邑五百戶。”

李靖安全了，蘇定方只能倒楣。但問題終歸是唐太宗自己弄出來的，蘇定方背鍋也不好一撈到底，唯有不升不降，才算對文官集團有所交代。

那時，蘇定方正值壯年，是一個將領建功立業、光宗耀祖的黃金時段。當其他將領奮戰四方，為大唐帝國開疆拓土之時，身為一個武人，蘇定方被強行按下“暫停鍵”，坐起了冷板凳。在平淡的日子中，荒廢了25年時光。

好在，如旭日般冉冉升起的大唐帝國，征戰四方之心尚未熄滅，被遺忘多時的蘇定方終於迎來了出頭之日。

貞觀二十三年（649年），“天可汗”李世民駕崩。繼任者為其第九子唐高宗李治。在大眾的一般認知中，李治就是一代女皇武則天的“背景板”，其性格懦弱無能，堪稱“一代昏君”。實則，大唐帝國在李治的治理下，國力蒸蒸日上，疆域面積也達到史上最大。

為了拓展大唐疆域，李治除了提攜年輕將領在軍中建功立業，也在老將中物色尚能騎馬作戰者，幫帶新人，完成軍力傳輸。

而此時，當年看不慣蘇定方的大唐初代文臣多已謝世，對蘇定方苦大仇深的萇國公唐儉也臥病在床，苟延殘喘，蘇定方終於成為唐高宗李治眼中的“至寶”。

04

永徽六年（655年），被“雪藏”多年的蘇定方，終得唐高宗召喚，與營州都督程名振共同討伐高句麗。

雖然離開戰場多時，年逾花甲的蘇定方依舊“老驥伏櫪，志在千里”。在與老夥計程名振的搭檔進攻中，蘇定方開啟了“犁庭掃穴”模式，大敗高句麗軍，焚其外城、村落，殺俘千餘人而歸。他再次在世人面前，證明自己寶刀未老。

捷報傳回朝廷，唐高宗大喜，下令晉升蘇定方為右屯衛將軍，封臨清縣公。

大勝高句麗後，蘇定方又獲令，追隨蔥山道行軍大總管程知節，攻擊西突厥。

此次西征軍主帥程知節，即大名鼎鼎的程咬金。雖不擅長“三板斧”，但通過歷歷戰績，在大唐軍隊中積累了崇高聲望。正因如此，唐高宗才擢升程知節任主帥。

與二十多年前進攻東突厥一樣，蘇定方也被主帥任命為前軍總管，作為大軍首席先鋒官，主管先頭部隊進軍事宜。

大唐西征軍與西突厥戰事，處月二部戰于榆藜，大破之，斬首千餘人。爾後，副總管周智度又率大軍破西突厥三萬餘人。

西征軍的首戰告捷，引起了西突厥沙鉢羅可汗阿史那·賀魯的高度重視。經其整合，西突厥兩萬精銳在鷹凌川與唐軍展開惡戰。

關鍵時刻，蘇定方再率五百精銳騎兵直搗敵營，重現當年斬首東突厥可汗的輝煌時刻。也正因蘇定方的及時出現，西突厥軍隊大敗，唐軍“追奔二十裡，殺獲千五百餘人，獲馬及器械，綿亙山野，不可勝計”。

此戰，蘇定方功不可沒。

漢代霍去病封狼居胥同等的軍事傳奇。

戰後，蘇定方命令軍隊妥善安置原西突厥部眾，劃分牧場，恢復原先草原上的畜牧秩序。他親自押著西突厥頭目阿史那·賀魯獻俘長安，以昭顯大唐軍威。

看到年邁的老將蘇定方意氣風發，唐太宗別提有多高興了，立即下旨，冊封蘇定方為邢國公，擢升左驍衛大將軍，其子蘇慶節也被封為武邑縣公。皇恩浩蕩，寵冠諸軍。

像蘇定方這樣的老將，在建國立業後理應安享晚年。可命運還是不願放過蘇定方，壯年之時未曾馬革裹屍，晚年卻還得奔波沙場。

獻俘後不久，蘇定方又接到了另一項任務：安撫西域。

蘇定方攻滅西突厥期間，吐蕃正一步步吞噬著西域的吐谷渾。為此，吐蕃宰相祿東贊還曾以文成公主嫁給松贊干布的先例，向大唐求娶公主，以結秦晉之好，為吐蕃在西域開拓疆土提供便利。但在唐軍軍威日盛的時代，唐高宗已經不需要向吐蕃低頭。對祿東贊的提議，唐高宗斷然拒絕。

如此，在吐蕃的支持下，世居蔥嶺（今帕米爾高原）以西的都曼率其所部及其餘三國，開始擾亂大唐在西域的統治。

雖然唐朝在西域早已設置了安西四鎮，但駐軍常要從內地調撥。都曼聯軍利用這一點，很快便突破了於闐（今新疆和田一帶）。而擅於發動閃電斬首戰的蘇定方，沿用先前對付東、西突厥的招數，以少勝多，先滅了前來督戰的吐蕃副相達延莽布支，再以少量騎兵急行軍攻打都曼，使對方倉促應戰，慘敗告終。

之後，蘇定方再以同樣的方式，獻俘洛陽，將自己在軍中的聲望又提升了一個臺階。而後，隨著大唐戰線的東移，作為唐高宗深為倚重的大將，蘇定方又來到了朝鮮半島。

06

顯慶五年（660年），趁朝鮮半島三國戰爭打得正酣，蘇定方正式出任熊津道行軍大總管，率領水陸大軍十萬人進攻百濟。

唐朝大軍借助水軍優勢，發動兩栖登陸作戰，長驅直入，幾乎不費吹灰之力攻破百濟都城。

為守住百濟的最後一片國土，百濟王子率眾在城中巷戰死守。可泰不是百濟王扶餘義慈的繼承人，所以在人心惶惶的環境下，還有一部分百濟貴族選擇了趁早投降唐軍，結束戰鬥。蘇定方命士兵在城中各處插上大唐軍旗，草木皆兵間，留給泰的，只有投降一條路。

蘇定方連戰連捷，前後滅三國，功勳卓著。但在同僚眼中，蘇定方還是如此粗鄙。這固然有早年間得罪文官集團的舊仇，但也有蘇定方交友不慎的“新怨”。

作為一名武將，蘇定方智勇雙全，為人耿直。身為武人卻愛結交文士，這本是一個可以洗刷自身風評的機會，可在蘇定方數十年的為官生涯中，他的知交同僚名單中卻有一個不大合時宜的人：許敬宗。

許敬宗是隋朝吏部尚書許善心的兒子，“幼善屬文”，因文采出眾，歸唐後即被唐太宗李世民納為帳下十八學士之一。到了唐高宗時期，許敬宗開始兼修國史。可許敬宗這人品德太壞，與他關係不佳的人，休想在他的史筆下出現一個好詞兒。

唐朝名相封德彝早年間在隋朝任官時，恰好見證了虞世基和許善心共同殞命于宇文化及刀下的場景。據封德彝回憶，“虞世基被殺後，虞世南伏地而行請求替兄受死。但到了許善心受死時，許敬宗卻想盡辦法求生”。為了抹掉這段黑歷史，許敬宗在給封德彝寫史時，大肆增添封德彝“黑料”，硬生生將一位智識過人的卿相，寫成了佞臣。

許敬宗在朝中胡亂編修國史，引起眾臣不滿，卻也無可奈何。誰叫人家擅于曲意迎合，有擁戴武后之功呢？

對於前後滅三國且皆生擒其主的蘇定方，許敬宗的史筆是這樣評價的：“漢將驍健者唯蘇定方與龐參、曹繼叔、劉伯英皆其下。”

龐參是嶺南地區的少數民族英雄，一生愛民如子，一身正氣。但在追隨蘇定方出征高句麗時，卻被打得大敗。即便如此，在許敬宗筆下，也成了猛將。朝中大臣難免會將惡意的矛頭指向蘇定方。

於是，在蘇定方最後的歲月中，儘管他一路兢兢業業“升級打怪”，出任安集大使，節度諸軍，保境安民，卻依舊得不到朝臣們的諒解。甚至其在前線病逝的消息，唐高宗也是過了很久才在別人口中得知。

對於老將的去世，唐高宗無比哀傷，稱“蘇定方于國有功”，匆忙下旨褒獎追贈，極盡哀榮。

只是這一切，像頭老牛般辛苦耕耘的蘇定方看不著了。

07

更要命的是，伴隨著唐衰末興，揚文抑武的社會風氣蔓延開來。像蘇定方這種在唐朝熠熠生輝的名將，在宋代被按下不表，英名逐漸埋沒。

到了明清時代，家喻戶曉的《隋唐演義》《興唐全傳》風靡一時，這股隋唐英雄風的興起，更讓蘇定方“無力翻身”。

在眾多隋唐英雄中，以“三板斧絕技”著稱的程咬金，正是蘇定方當年西征時的老領導程知節。這員“福將”雖不似秦瓊、羅成般驍勇善戰，但其正面形象可謂深入人心。

而演義中的程咬金與歷史上出師無果、殺降納財的程知節相去甚遠，這就導致演義作者必須尋求一個“替死鬼”來充當擋箭牌。

很不幸，那個早年間替唐太宗背鍋、頂撞程咬金、結交奸佞許敬宗的蘇定方恰好符合作者的反派三觀。於是，在演義中，一個反復無常、殘害忠良的“蘇定方”正式面世了。

儘管時代與大眾對其不公，但正史終究還是為蘇定方留下了洗刷冤屈的草蛇灰線。

繼唐德宗將其圖形凌煙閣後，蘇定方又受歷代君王推崇追封。在武將普遍抬不起頭的宋代，宋徽宗將其列入古代七十二名將之列，成為世所敬仰的名臣良將。

歷史的歸歷史，演義的歸演義。始終要相信，一個被誤解了千年的猛將，會得到公正地看待。